

## 普林斯顿大学藏吐鲁番文书唐写本 经义策残卷之整理与研究

刘 波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是北美收藏中国文献最负盛名的图书馆之一,其敦煌西域文献藏量仅次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居北美第二位。该馆中国古写本藏品包括汉文佛典,汉文古籍,汉文官文书,回鹘、西夏、粟特文残卷,绢纸绘画残片等。这些文献至今没有完整的目录或图录公布于世,因此研究还很不充分。

最近,该馆藏中国古写本已由国际敦煌项目(IDP)完成数字化,并通过IDP网站发布了高清晰图像。因此,对其进行综合整理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拟初步整理其中的策问残卷,并对相关问题略加研究。

### 一、此前关于本组策问残片的介绍与研究

1989年,布里特女士(Judith Ogden Bullitt)在《葛斯德图书馆馆刊》(*The Gest Library Journal*)<sup>①</sup>发表《普林斯顿收藏的敦煌写本残卷》(*Princeton's Manuscript Fragments form Tunhuang*)一文,介绍了该馆所藏的83件写本残卷。此文刊布的21幅文献图版中8a、8b两幅为策问残卷。杨富学、李吉和翻译了此文,1994年刊发于《敦煌学辑刊》<sup>②</sup>,但因技术原因未能刊布原文图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布里特文所刊布的图版是国内学界研究普林斯顿藏品的主要依据。荣新江根据此文所附图版,指出其中有《论语》《策问卷》等典籍<sup>③</sup>。1997年,陈国灿根据布里特刊布的图版,发表《美国普林斯顿所藏几件吐鲁番文书跋》一文<sup>④</sup>,转录并研究了Peald 1a、1c、5c两件官文书与Peald 7i、7q

①该刊于1994年改名为《东亚图书馆馆刊》(*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②(美)J. O. 布里特著,杨富学、李吉和译:《普林斯顿收藏的敦煌写本残卷》,《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1期,第111-116页。

③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5页。

④陈国灿:《美国普林斯顿所藏几件吐鲁番文书跋》,《魏晋南北朝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09-117页。

两件策问残卷。不仅对两件策问残卷予以准确的定名,而且考证了策题的出处,并对相关问题加以考察。

此后,陈怀宇利用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编撰了普林斯顿藏品中的中文文书的目录<sup>①</sup>。荣新江《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利用陈氏目录的稿本,著录了其中的吐鲁番文书部分,包括二十三件策问残片<sup>②</sup>,并有简短说明。

本文根据 IDP 网站公布的全部二十三件策问残卷图像,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分析,并结合其他材料,揭示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及科举制度研究方面的价值。

## 二、写本残片概况与录文

策问残片共二十三件,编号为 Peald 7a 至 Peald 7s 与 Peald 11a、11b、11d,分属两个大号之下。Peald 11a、11b、11d 与 11c《唐天宝八载二月交河郡仓史令狐奉琼牒为兵健粮料事》编为一组,但从内容、形制、书法等各方面看,它们无疑与 Peald 7a-7s 为同一组文书,而与 Peald 11c 没有直接联系,可能此批文书入藏时即已混乱错杂。

兹略述其文献概况并录文如下:

### Peald 7a

一纸。26.5×8cm(高×宽)(《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著录为 25.2×7.2cm(宽×高))。残存文字三行,第一行下半五字仅存其半。录文如下:

(前缺)

1. □然后能保其禄位而 守 其 祭 祀 □□□

2. □因何禄位言保,祭祀言守,亦须明解。

3. □第对:此明士人行孝之法。在家孝养 □□□

(后缺)

今按:此文献存留策问一条,前两行为策题,基本完整;后一行为答策。策题出自《孝经·士章第五》:“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所问为士人行孝之义,并要求解释“禄位言保”而“祭祀言守”的用词差异。答策句首,标明制策人“□第”<sup>③</sup>。

### Peald 7b

一纸。9.5×6cm。残存文字三行,墨迹较淡。右侧有明显的粘连痕迹,第一

①陈怀宇:“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 at East Asian Library,” *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Vol.14, no.2 (2010 Autumn)。文后刊载了全部残片的彩色图版。

②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49-952页。

③制策人名中“□第”字本批文献中出现多次,但均仅留存下部。综合多处残字来看,似为“慈”字。

行骑缝书写,仅存其半。录文如下:

(前缺)

1.  困 与
2.   之第也。注
3.

(后缺)

今按:此残片所存当为答策文字。惟残存文字太少,无法推知其策题。

Peald 7c

一纸。7.5×7.5cm。四边经剪裁。残存文字三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下堂之时
2.   人。注云射乎
3.   至于圈 射

(后缺)

今按:此残片所留存当为答策文字。策题出自《论语·八佾第三》:“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策题内容为射礼。

Peald 7d

一纸。9.6×21cm。上下及左侧边曾被剪裁,右侧边有粘连痕迹。残存文字七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内外之礼既 隘
2.   能保其禄
3.  长 守富贵,然
4.   祭祀,食稷(稷)
5.  继 代曰祀,因
6.  者,亦须明
7.   是私私故

(后缺)

今按:残存部分当为答策文字。策题出自《孝经·士章第五》:“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与 Peald 7a、Peald 7k(2)策题相同。

答策所据为《孝经》郑注。“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句郑注:“内孝父母,外顺君长,然后乃能安其禄位而守其祭祀。食廩曰禄,居官曰位。生……始为曰祭,继世曰祀也。”<sup>①</sup>答策多有引用。郑注“继世曰祀”,答策引作“继

<sup>①</sup>郑注从陈铁凡《孝经学源流》附录一《孝经今古文传解注汇集》所录新辑本,台北“国立”编译馆,1986年,第311页。

代”，为避唐太宗讳。

Peald 7e

一纸。11×26.7cm。右侧边有粘连痕迹。残存文字十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问：与其煞(杀)弗辜
2. 人心，兹用不妃
3. 定是何文？
4. 桥敏对：此论咎
5. 之德也，故云与开
6. 经。宁，安也。弗是
7. 民心洽合也。兹
8. 辜，罪。经，常。
9. 帝之德，所
10. 不常之罪

(后缺)

今按：此残片留存文书上半截，相对较为完整。策题出自《尚书·大禹谟》：“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伪孔传：“辜，罪。经，常。司，主也。皋陶因帝勉己，遂称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宁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爱之道。”答策全文引用。答策中也运用词义训诂的方法来阐发经义，如“宁，安也”。答策首句标明制策人“桥敏”。《大禹谟》的“民心”，策题中作“人心”，亦避唐太宗讳。

Peald 7f

一纸。8×17.5cm。上下侧边有剪裁痕迹。残存文字五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乐者，非贵
2.  云乎哉
3.  云，礼者
4.  是礼合
5.  云

(后缺)

今按：此残片留存部分当为答策文字。策题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Peald 7g

一纸。8.8×16.5cm。上下侧边有剪裁痕迹，右侧边有粘连痕迹。残存文字六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时习之，不亦



2.   辞。古者称
3.   时时谓心精
4.  悦乎,言乐
5.   仰显时
6.  是也。谨对。

(后缺)

今按:此残片所留存为答策文字。策题出自《论语·学而第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与 Peald 7p 缀合。

Peald 7h

一纸。9×13.4cm。上下侧边有剪裁痕迹,左侧残破,右侧边有明显粘连痕迹。残存文字六行,右侧第一行骑缝书写,字迹仅存其半。录文如下:

(前缺)

1.
2.  病者,使不
3.   所以养病
4.   明天子诸
5.  有三侯也。谨对。
6.  画   并明

(后缺)

今按:此残片留存策问两则。前者存文字四行,策题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后者仅存一行,策题当出自《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玃组,九江纳锡大龟。”(参见 7q 按语)或《尚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参见 7n 按语)

Peald 7i

一纸。11×31.5cm。剪裁为鞋底样,右侧边有明显粘连痕迹。残存文字十三行,为原卷的上半截,第十三行字迹仅存其半。录文如下:

(前缺)

1.  者岂止贵
2.  乐能移风易
3. 礼者非贵  器
4. 云乎哉。若其
5. 殊乎合敬者
6. 问:子曰:学而时习
7. 习,仍显时习年
8. 桥敏对:此孔子言
9. 岂不亦忻悦乎?

10. 乎。注子者行(谓)孔

11. 威仪。孔时时之言

12. 悦乎,言乐道至心

13. 𠄎 𠄎 𠄎

(后缺)

今按:此残片陈国灿已有录文,略有误字,今正之。留存策问两则。前者策题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陈国灿文推测前者策题出自《先进》篇“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章<sup>①</sup>,不确。后者策题出自《论语·学而第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制策人为“桥敏”。

Peald 7j

一纸。9.5×20cm<sup>②</sup>。上粘附织物,部分字迹被织物覆盖。四侧边均经裁剪。残存文字五行,第一行、第五行文字仅存其半,无法辨识。录文如下:

(前缺)

1.

2. 问: 子 回 鲁

3. 鲁是 𠄎

4. 智力对:此 明

5.

(后缺)

今按:此残片留存策问两则。前者文字难以辨识,无法推断其策题内容;后者策题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制策人为“智力”。

Peald 7k(1)

一纸。7.5×9cm。上下及右侧边均经剪裁,左侧边有粘连痕迹。残存文字四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文仲居 𠄎

2.  也,刻之为

3.   是,何如其

4.  知龟出蔡

(后缺)

今按:此残片留存策问一则。策题出自《论语·公冶长第五》:“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何如其知也。”

①陈国灿:《美国普林斯顿所藏几件吐鲁番文书跋》,第116页。

②IDP数据库未记录此残片的尺寸信息,此从《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所载。

Peald 7k(2)

一纸。9×9.2cm。上下边均经剪裁,左侧边有粘连痕迹。残存文字三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二亲出外顺
2.  禄位之道,斯
3.  而守其祭祀

(后缺)

今按:此残片留存策问一则,当为答策文字。策题出自《孝经·士章第五》:“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

Peald 7l

一纸。8.8×13.4cm。上下边均经剪裁,左侧边有明显粘连痕迹,右侧断烂。残存文字四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文注玉以
2.  虐于民成
3.   既见  人国
4.   奔

(后缺)

今按:此残片留存策问两则。前者仅存答策末句,策题可能出自《尚书·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桀,俘厥宝玉。”(参见 7q 第一则及相应按语)后者策题内容不明,观其文字,似出自《春秋》。“民”字缺末笔,避唐太宗李世民讳。

Peald 7m

一纸。8×13cm。上下边均经剪裁,左侧边有明显粘连痕迹,第一行文字骑缝书写,仅存其半。残存文字六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生 对 : 此 论 周
2. 配天,在于明
3. 配上帝。注云
4. 宫。上帝者,天
5. 后(稷),尧臣,周
6.  始祖配天

(后缺)

今按:此残片留存策问一则,为答策文字。制策人为“□生”。此残片可与 Peald 7o 缀接。策题出自《孝经·圣治章第九》:“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答策所依据为《孝经》郑注。“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句郑注：“后稷者，是尧臣，周公之始祖。”“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郑注：“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上帝者，天之别名。”<sup>①</sup>答策均曾引述。

Peald 7n

一纸。20.5×31cm<sup>②</sup>。剪裁成鞋面样状。残存文字十三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故能移风亦（易）俗。谨对。
2.  星鸟，以殷仲春。画文注其七星之名，亦
3.  生对：于昼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鸟南
4.  宿合，昏必见，以此天时之候，调正仲春之
5.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日中胃（谓）春分之
6.  南方朱鸟七宿  分之昏，鸟星
7.  以政仲春之   则可知。其
8.  之名亦须具数   柳星张翼
9.  对。通。
10.  匪玄纁（纁）玃
11.  生对：此论大
12.  厄，四奥困
13.  方物，故

（后缺）

今按：此残片留存策问三则，制策人为“□生”。第一则仅存答策末句，综合其他残片内容推测，其策题当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参见7i第一则）

第二则策题出自《尚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伪孔传：“日中，谓春分之日。鸟，南方朱鸟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鸟星毕见，以正仲春之气节。转以推季孟则可知。”答策全文引述。“柳星张翼”，为具体解释“南方朱鸟七宿”的文字。

本则策问保存较为完整，其结构主要包括四部分：首先概述经义，然后引述经文，其次引述伪孔传，最后解释伪孔传。答策之后，有大字“通”，字迹与其他文字迥然不同，书法较成熟，当为教师对此策的评语。

第三则策题出自《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玃组，九江纳锡大龟。”

Peald 7o

一纸。25.5×21cm。剪裁成鞋面样状，左侧边有粘连痕迹。鞋样两翼较

①陈铁凡：《孝经学源流》，第326—327页。

②本件尺寸《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著录为31×10.5cm（宽×高），有误。

Peald 7n 短,且上翼可与 Peald 7m 缀接,Peald 7m 显系脱落自此件。残存文字八行,前五行以墨笔涂抹,文字难以辨识。谨录后三行文字如下:

1. ☐ 祀文王于明堂 ☐ 经注仰明堂
2. ☐ 阔狭仰显 ☐
3. ☐ 生 对: 此 论 周 ☐ 见逐尊 国  
(后缺)

今按:此残片留存策问两则。前者以墨笔涂抹,难以完全辨识;后者策题出自《孝经·圣治章第九》:“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制策人为“□生”。

Peald 7p

一纸。25.7×15.5cm<sup>①</sup>。剪裁成鞋面样状,左侧边有粘连痕迹。鞋样两翼较 Peald 7n 短,显然有脱落。经比对,上翼可与 Peald 7g 缀接,文字出自同一人之手。残存文字七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 天子六军,诸侯大国 ☐
2. ☐ 天子合有几军者,惣有九军 ☐
3. 不
4. ☐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具解 文 ☐
5. ☐ 既云时习,仍显时习年几。
6. ☐ 第对:此明为人学问之事,言人从 师 ☐
7. ☐ 问,又能心精 ☐ 解既得,其时 ☐

(后缺)

今按:此残片留存策问二则。前者策题出自《周礼·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此则后空行内有墨笔大字“不”,笔迹、墨色均与其他文字不同,为教师批注。后者策题出自《论语·学而第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制策人为“□第”。

Peald 7q

一纸。25.5×17cm。剪裁成鞋面样状,左侧边有粘连痕迹。鞋样两翼较 Peald 7n 短,显然有脱落。残存文字七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 奔南巢。俘,取。玉以 和 ☐
2. ☐ 之灾,故取而保之。谨对。
3. 注虽得,错处太多

<sup>①</sup>此件 IDP 数据库著录尺寸为 25.5×21cm,与照片对照,明显有误,今从《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

4. 回：身玄纁机组画文，注此是何州？回
5. □主定出何文？
7. 纁第对：此明□也。今云身纁回
7. 纁机组者，□□色善，故宜回
- (后缺)

今按：此残片陈国灿已有录文，略有误字，今正之。留存策问两则。前者仅存答策后二行，策题出自《尚书·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孔安国传：“汤缓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礼神，使无水旱之灾，故取而宝之。”残存答策文字与伪孔传基本相符。此则后有教师行书批语一行：“注虽得，错处太多”。“注虽得”即指答策符合伪孔传而言。

后者策题出自《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包匭菁茅，厥篚玄纁机组，九江纳锡大龟。”孔传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贡之。”第七行答策作“色善故宜之”，“宜”字有误，右侧有淡墨一道，为教师所作批改，提示学生此处有错误。

Peald 7r

一纸。11×32.2cm（《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著录为32.3×11cm）。剪裁成鞋底样状，左侧边有粘连痕迹。残存文字十三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而罪莫回于回□
2. □有几条□
3. 刑之所不容□
4. 莫大于不孝，回□
5. 数三千，一刑有几□
6. 千，刵罚之属五百，官□
7. 五刑之属惣三千也。□
8. 问：然后能保其禄位□
9. 禄位言保，祭祀言回□
10. 桥敏对：此言士回□
11. 如此之后，即能□
12. 孝父母，不顺君回□
13. 其祭祀食□□□

(后缺)

今按：此残片留存策问二则。制策人为“桥敏”。

前者策题出自《孝经·五刑章第十一》：“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第6行“千，刵罚之属五百，官”，系引《尚书·吕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刵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文句来具体阐释“五刑之属三千”。

后者策题出自《孝经·士章第五》：“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

Peald 7s

一纸。7×6cm(《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著录为7.5×6cm)。上下缘均经剪裁，左侧边有粘连痕迹。残存文字二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亦忻悦乎

2.  ☐注云子者

(后缺)

今按：此残片当为答策文字，策题出自《论语·学而第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Peald 11a

一纸。11×33.5cm<sup>①</sup>。剪裁成鞋底样。残存文字十五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此

2.  众不容不

3. 之恶，莫大于  ☐

4. 中仰明三千

5. 《周书·甫刑》云：剕

6. 三千，大辟割罚

7. 大辟之属二百

8. 问：然后能保其  ☐

9. 因何禄位言保，祭

10. 智力对：此明士人行

11. 外顺从于君长，内外

12. 故之，然后乃能保

13. 长守富贵，然食稟(廩)

14. 曰礼，因何禄位

15.  ☐之故言保，祭祀

(后缺)

今按：此残片留存策问二则。制策人为“智力”。前者策题出自《孝经·五刑章第十一》：“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答策引《尚书·吕刑》“墨罚之属千，剕罚之属千，割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文句，来具体阐释“五刑之属三千”。

<sup>①</sup>此件尺寸 IDP 数据库著录为 11×24cm，对照图片，显然有误，今从《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

后者策题出自《孝经·士章第五》：“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两则策题的先后顺序与 Peald 7r 完全一致。答策所据亦当为《孝经》郑注。答策以“孝敬父母”与“顺从君长”内外两方面立论，与郑注：“内孝父母，外顺君长”相合；答策提到“食廩”，与郑注“食廩曰禄，居官曰位”相合<sup>①</sup>。

Peald 11b

一纸。11×35.8cm。剪裁成鞋底样。残存文字十二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言
2.  与谁
3.  六军，诸侯大
4.  有几军者，摠
5.  于尽经注既
6.  学者，觉也。己不知
7.   之辞。时习之者，
8.  困亦说乎者，言乐
9.   孔子。曰者，语辞。
10.  不时之时谓心精
11.  心精专一而修
12.  解 释

（后缺）

今按：此残片留存策问二则。前者策题出自《周礼·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后者策题出自《论语·学而第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Peald 11d

一纸。25×27.5cm。剪裁成鞋面样。残存文字十四行，录文如下：

（前缺）

1.  罚之属千，制罚之属千五百，官
2.  辟之属二百。谨对。 通
3.   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何如其智
4.  臧文仲是鲁大夫，据何得知？
5.  对：此论文仲奢泰，僭用天子之仪，山

①郑注从陈铁凡《孝经学源流》附录一《孝经今古文传解注汇集》所录新辑本，原文见前 Peald 7d 所引。



6. □之文,时人谓之有智,夫子所以刺之。注云:臧 文
7. □鲁大夫臧孙臣辰也。□ 守龟出蔡 地
8. □焉。节櫨 克 □ 藻之文。文仲 奢
9. □如是何如其 智 □ 文仲是鲁大 夫
10. □何得知者,据 固
11. 通
12. □ 子曰:学而时习 □
13. □时习年几。
14. □生对:此夫子 固 □

(后缺)

今按:此残片制策人为“□生”。留存策问三则。前者策题出自《孝经·五刑章第十一》:“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与 Peald 7r、11a 类似,答策同样引《尚书·吕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文句具体说明“五刑之属三千”。

第二则策题出自《论语·公冶长第五》:“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何如其知也。”“臧文仲居蔡”注:“包曰:臧文仲,鲁大夫臧孙辰。文,谥也。蔡国君之守龟出蔡地,因以为名焉。”答策基本引述全文,而文字略有不同。“山节藻梲”注:“包曰:节者,栢也,刻镂为山。梲者,梁上楹,画为藻文。言其奢侈。”答策并未全文引述,而依据注文加以解说。

第三则策题出自《论语·学而第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文中有多处教师涂改与评语:第一则与第二则之后,均有教师评语“通”;第一行“剕罚之属千”的“千”字,教师涂改为“五百”;第七行“臧孙臣”的“臣”字误,教师涂改为“辰”。

### 三、本组文书的分析

如上文所述,本组文书大多数文书均有剪裁的痕迹。其中有九件剪裁成鞋样,其中鞋底样四件,鞋面样五件,另有两件残片可与鞋面样缀合。这些迹象表明,这些文书残片当出自墓葬,它们被当做废纸制成纸鞋等冥器。敦煌藏经洞中出土的文献没有类似形制的东西,它们肯定不会出自藏经洞,更大的可能是来自吐鲁番。因此,布里特的《普林斯顿收藏的敦煌写本残卷》一文通称所藏文献为“敦煌写本”,很容易造成误会。事实上,荣新江已经指出它们是吐鲁番文书<sup>①</sup>,这是可以信从的。

Peald 7 号下的四件鞋面样左侧双翼均有粘连痕迹,另有十一件右侧均有粘连痕迹,显然这些残片原本前后互相粘连,后因粘合剂失效而脱落。这也说明,它们原初的装帧形制应为卷轴装。

<sup>①</sup>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 226 页。

Peald 7l 号“虐于民”的“民”字缺末笔, Peald 7d 答策引郑注“继世曰祀”的“世”改作“代”, Peald 7e 策题引《大禹谟》“民心”作“人心”, 均避唐太宗讳, 表明这批文书当为唐写本, 写作年代在贞观元年以后。而《孝经》策多引用郑注, 则可表明其写成年代在开元十年(722)唐玄宗御注颁行天下以前。

这批策问残片书法不佳, 答策前标明制策人, 显然出自学生之手; 有的答策之后还有批语, 批语的书法则流畅圆熟, 当出自教师之手。这批残片的性质, 应为学生的经义策习作。

十一件残片留存了答策开头部分, 加上另一件可以缀合的残片, 这使得我们得以确认一些有关制策学生及其习作的情况。制策学生至少有四位: 桥敏, Peald 7e、7i、7r 三号为其所作; □第, Peald 7a、7p、7g、7q 四号为其所作; 智力, Peald 7j、11a 二号为其所作, 另外, Peald 11b 从笔迹看似出自智力之手; □生, Peald 7m、7n、7o、11d 四号为其所作。其他十件残片无法确认作者, 可能并非全部为上述四人所作。这一学堂中的学生, 至少有四人, 这是毫无疑问的。

综观二十三块残片, 共可整理出策问三十三则, 内容均为经义, 其中大部分策题出处能明确考知。就其所试经典而言, 《孝经》九则, 《论语》十四则, 《尚书》七则, 《周礼》二则, 另有一则疑出自《春秋》。唐制: “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 《诗》、《周礼》、《仪礼》为中经, 《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 大经、小经各一, 若中经二。通三经者, 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 大经皆通, 余经各一, 《孝经》、《论语》皆兼通之。”<sup>①</sup>策题以出自《孝经》《论语》者为最多, 一方面反映了儒生须兼通《孝经》《论语》的教育考试制度, 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士子的学业程度尚处于比较低的层次, 课业偏重比较简易的《孝经》《论语》二经。相对于《文苑英华》所录策问来说, 此批残片所留存的策问篇幅比较短小, 文辞与经义阐发均较浅显, 这也是本文认定它们出自学生之手的原因之一。

策题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义, 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等经文涵义的阐发; 二、礼制, 如射礼、军制及祭礼等; 三、天文地理等其他内容。当然, 后两者与解释经义关系也很密切, 它们的立足点是没有本质区别的。除直接询问经文出处与涵义之外, 策题也关注文字用法上的差异, 如 Peald 7a 等“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题, 均要求明解“因何禄位言保, 祭祀言守”, 从词语使用的细微差别入手阐发经文涵义。

这几位学生所作策论的策题多有交叉: 桥敏、□第、□生都做过“学而时习之”题; “厥篚玄纁玼组”题, 桥敏与□生均做过; “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题, 除桥敏、□第、□生所作外, 另存有 Peald 7d 与 Peald 7k2 两件写本。从存有两至三则策问的残卷上, 可以看到策题之间的组合搭配关系, Peald 7p 与

①(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 中华书局, 1986 年, 第 1160 页。

Peald 11b 策题相同, Peald 7r 与 Peald 11a 策题相同。可见这几位学生的学业程度相当, 教师给他们的作业也大体相同。

不过,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每位学生制策的策题也存在明显的差别, 策题之间前后组合的差异更能说明这一点。如 Peald 7n 与 Peald 7q 后半均为《禹贡》“厥筐玄纁玃组”题, 但其前半的策题则完全不同; 又如 Peald 7r、Peald 11a、Peald 11d 所存前半均为“五刑之属三千”题, 而 Peald 11d 后半策题则与 Peald 7r、Peald 11a 完全不同。这些迹象表明, 学生的课程是有所区别的, 教师乃是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实施有差别的教育。

《吐鲁番文书总目》将此批残片的性质界定为“考试时学生所答策问卷”。我们认为, 这是值得商榷的, 更大的可能是学生习作。作出这一推论的根据主要有两个: 其一, 如上文所述, 每位学生所答的策题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是考试, 那么程度相当的考生理应回答相同的考题。其二, 除批语之外, 残卷中尚有多数修改痕迹: Peald 11d 第一行“千”字涂改为“五百”, 第七行“臣”字涂改为“辰”; Peald 7q 第七行“宜”字右侧有提示性符号。这几处涂改、标识的墨迹、字体均与对策正文有明显差别, 而与批语接近, 当与批语出于一手。批阅考卷的考官, 当无替考生修改考卷的必要, 因而它们更可能是学生习作。

#### 四、敦煌吐鲁番策问类文献及其文献价值

通过此批文书, 可以窥得唐代西州地方教育之一斑。学生规模、教学内容等, 已具见上文。更为重要的是, 它们还保留了能反映教学过程的教师批语。

本组文书中, 留存有教师批语五条: Peald 7n 有一字批语“通”; Peald 11d 有两处批语“通”; Peald 7p 有批语“不”; Peald 7q 有批语“注虽得, 错处太多”。

批语“通”与“不”有特定的含义。宋人王楙《燕翼诒谋录》卷二“举人命题”条云: “试场所问本经义疏, 不过记出处而已, 如吕申公试卷问: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 所谓四者何也?’ 答曰: ‘对: 其行己也恭, 其事上也敬, 其养民也惠, 其使人也义。谨对’。试卷不誊录, 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 能记则曰‘通’, 不记则曰‘不’。十问之中四通, 则合格矣。其误记者, 亦只书曰‘不’。”<sup>①</sup>“通”“不”是批语中的惯用模式, 唐宋时期为教师、考官所沿用。此批残卷中的“通”当指经文记诵与阐释无误, 而“不”则反之。Peald 7q 批语则表明, 经义策也同样注重对经典传注的记诵。

教师对学生习作的批改, 现知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留存甚少。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中有《学生的作业与批改》一节, 而所列举的教师批改材料仅止 S.2703 一号而已<sup>②</sup>。该卷教师批改的对象是习字作业, 且批语解读尚有值得

①(宋)王楙撰, 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 中华书局, 1981年, 第11页。

②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 敦煌的学校教育》,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7年, 第118-122页。

商榷之处。这批残片则属于层次较高的对策练习,所留存的教师批语也更丰富,并可与传世文献的记载相印证,可谓了解中古时期基础教育难得的材料。

对策是唐代进士、明经考试的主要形式之一<sup>①</sup>,传世文献中保存了为数不少的策题与对策,如白居易《策林》及《文苑英华》卷四七三至卷五〇二所载策问等,其中不乏陆贽、宋之问、骆宾王等名家之作。学生、士子准备科举考试,对策也是其日常练习的主要科目之一。学生、士子的对策读本与习作的实物遗存,有幸于20世纪初我国西陲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成批出现。

《文苑英华》没有载录完整的经义策。吐鲁番文书中,存有此类文献三宗:一是吐鲁番阿斯塔那二七号墓文书《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sup>②</sup>;二即是本文所论普林斯顿大学藏唐写本经义策残片;三为S.6082《诗经》对策残卷<sup>③</sup>。

王素考定阿斯塔那二七号墓文书《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所用经文注文纯为《郑注》,因此定名为《唐写〈论语郑氏注〉对策残卷》<sup>④</sup>,确为的论。该批残片答策以“对”开头;多以“子张篇也”(第二则)、“[八]佾篇也”(第三则)、“[乡]党篇也”(第七则)作结,说明策题往往包含经文出处的问题。这组残片的抄写也有其特点:策题以开头的“问”字高出其他文字一字,答策紧随策题抄写,不另起一行,仅与策题之间留两字空格。对策内容均由经义解说、全章(或节)经文、该章节郑注、郑注的解释、策问篇名等五部分组成;相较于《文苑英华》载权德舆所作明经策问的范围广泛、内容灵活、联系时事,这批残片断章取义,内容呆板,强调记诵而不联系现实政治,应为“唐代经义对策的低级类型”<sup>⑤</sup>。关于文书的性质,王素认为这是唐代西州比较流行的一件《郑注》对策范本,不是对策人的原卷,而是传抄卷<sup>⑥</sup>,并以此解释残卷“字迹稍有异同,似不出一人之手”<sup>⑦</sup>的现象。这种解释并不圆满。我们认为,残卷所载策问程度较低,答策文字简单,不太可能是流行的范本;残卷笔迹不一,或出自多人之手,因此很可能也是学生的习作。

普林斯顿大学藏经义策残卷中,保留了几则相对比较完整的策问,如Peald 7n、11d等,根据它们提供的信息,可以推知其答策的结构。答策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其一,阐述策题主旨,如Peald 7a“此明士人行孝之法”,Peald 11d“此论文仲奢泰,僭用天子之仪”等;其二,引述经文原文,如Peald 7n第二

①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年。

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四]》,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49-152页。

③《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十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4页。

④王素:《唐写〈论语郑氏注〉对策残卷考索》,《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259-271页。

⑤王素:《唐写〈论语郑氏注〉对策残卷与唐代经义对策》,《文物》1988年第2期,第56-62页。

⑥王素:《唐写〈论语郑氏注〉对策残卷考索》,第267页。

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四]》,第149页。

则答策中引述“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其三,引述传注原文解释经文,如 Peald 7e、7n、7q 引用《尚书》伪孔传,Peald 11d 引述《论语》包咸注,Peald 7d、7m、11a 引用《孝经》郑注,Peald 7c、7s 也提到“注云……”,显然也引用了注文;其四,解释注文,如 Peald 7n、7m、11a 答策中对注文涉及的南方朱鸟七宿的解释;其五,解释策题要求解答的其他问题,如“学而时习之”题中回答“时习年几”这一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孝经》的几则策问,所依据的注释多为郑注。《孝经》郑注于晋元帝大兴年间(318-321)始立学官,南朝齐仍之;梁则与孔传并立;北朝则纯用郑注<sup>①</sup>。北朝时期,吐鲁番一代虽有《孝经》流传,但以胡语本为多。《周书·高昌传》载,赵氏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sup>②</sup>。这批残卷则表明,唐初西州依然沿袭北朝风气,通行郑注。这与唐初西州沿袭北朝经学传统、流行郑注的背景是相吻合的<sup>③</sup>。开元十年(722),唐玄宗“训注《孝经》,颁于天下”<sup>④</sup>,其后“又特令(元)行冲撰御所注《孝经》疏义,列于学官”<sup>⑤</sup>。天宝三载(744),又“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sup>⑥</sup>。玄宗御注《孝经》颁行天下并列于学官之后,科举考试必以其为依据。郑注的流传与消长,于此可见一斑。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解说经义的方法。除引证注文之外,答策还常用词义训诂的方式解释经义,如 Peald 7e“宁,安也”;又如 Peald 11b“曰者,语辞”。这些方面都体现出经义策的特点。

从内容与结构角度看,这批残卷与《唐写〈论语郑氏注〉对策残卷》有类似之处,均包括解释题旨、徵引经文、徵引注文、解释注文等内容,策题都限于一章一句,强调对传注的记诵,也不联系时事,因此这两批残卷的性质是比较接近的。

综观这两宗性质接近的经义策残卷,可以大致归纳出唐代经义策的基本行文格式:策题均以“问”字开头;答策则以“对”、“xx对”开头,随后多以“此明”“此论”引出经义解释;答策之末,以“谨对”作结。

①陈铁凡:《孝经学源流》,第146-147页。

②令狐德棻等:《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第915页。

③姚崇新:《唐代西州的私学与教材》,《西域研究》2005年第1期,第5-10页。

④刘昫等:《旧唐书·玄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83页。

⑤刘昫等:《旧唐书·元行冲传》,第3178页。

⑥刘昫等:《旧唐书·玄宗本纪》,第218页。



S.6082《诗经》对策残卷<sup>①</sup>，郑阿财曾发表录文<sup>②</sup>。该卷残存文字十行，存策问两则，其中后者策题完整：“问曰：唐虞远古，复有咏有歌，何以商王近代，而不风不雅。”<sup>③</sup>系就郑玄《诗谱序》“迹及商王，不风不雅”一句发问，不涉及具体经文的阐释，而是要求学生论述经学上的某些疑难问题。答策以“答曰”开头，首先引用了《诗谱序》的原文，指出策题的出处；然后申述对这一问题的见解，认为商代无风雅传世的原因是周代采诗时所得已不完整。S.6082结构较前述两宗经义策残卷简单：策题以“问曰”开头，以“答曰”引出答策，答策之末不用“谨对”作结。此残片抄写较草率，且有修改的痕迹：写卷多误字，如“迹及商王”误作“迹乃”、“雅”误作“种”等；有误倒，第2行“明论诗”为“明诗论”之倒，行间有乙倒符；又有涂改。这些迹象都表明，它很可能也是学生习作之类的文献。郑阿财在探讨其内容与孔《疏》异同的基础上，指出“其作用很明显的是明经考生为准备笔试，或准备口试所作的事前练习”，这一论断是可以信从的。

与学生的对策习作相关的，还有对策范文写卷。敦煌遗书中主要有两种：一是《兔园策府》写卷，学界多有研究<sup>④</sup>，兹不具论；一是国家图书馆藏BD14491+BD14650唐写本《问对》写卷<sup>⑤</sup>，刊布较晚且不完整。郑阿财曾发表BD14491的录文，并对其内容、性质进行了研究<sup>⑥</sup>。BD14491+BD14650存对策

①此卷的命名，诸家目录各有不同：翟理斯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著录作“of a text in the form of question and answer in which the Odes of the 诗经 Shih ching are discussed”（关于《诗经》的问答）；《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作“诗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作“论风、雅”；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作“论诗经风雅”；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论风、雅九行”；《英藏敦煌文献》作《明诗论》，系截取残存的第一则策问中的部分字句拟名。各家拟名均准确指明其内容与《诗经》有关，但均未能明确指出其性质为策问，故本文不取，而以“《诗经》对策残卷”称之。此材料承荣新江先生提示，谨申谢忱。

②郑阿财：《敦煌本〈明诗论〉与〈问对〉残卷初探》，《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功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99年，第303-325页。

③策题郑阿财录文作“唐虞远于商，复有咏有歌，何以商王近代而不风不雅”，略有误字，本文谨校核图版，加以修正。

④比较重要的研究论著有：王国维：《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1014-1015页。郭长城：《敦煌写本〈兔园策府〉叙录》，《敦煌学》第8辑，1984年，第47-61页。郭长城：《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研究》，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年。周丕显：《敦煌古钞〈兔园策府〉考析》，《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第17-29页。刘进宝：《敦煌本〈兔园策府·征东夷〉产生的历史背景》，《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第111-116页。屈直敏：《敦煌本〈兔园策府〉考辨》，《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126-129页。王璐：《敦煌写本类书〈兔园策府〉探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⑤刘波，林世田：《敦煌唐写本〈问对〉笺证》，《文津学志》第三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⑥郑阿财：《敦煌本〈明诗论〉与〈问对〉残卷初探》，第303-325页。

三十则。每则有简洁的标题,其中有几则有注释,注解正文的出典、词义等,这说明它的性质是对策的范本,郑阿财、朱凤玉称之为“士子准备考试所用之参考读本”<sup>①</sup>,是很准确的界定。策问多为政治与社会道德方面的内容,属时务策,当为准备应进士科的士子所用。策题与答策均为骈体,对仗工整,长于用典。唐初,衡量策文的标准主要是文采辞藻,而不是内容,《文苑英华》所载贞观二年(628)及二十年(646)上官仪、张昌龄等策文,均文辞华美、讲究声律且用典工丽<sup>②</sup>。策问的策题,往往不外乎礼制刑法、施政宽猛、选贤举能等雷同的主题,因此士子们把模拟旧策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以至于高宗永隆二年(684)八月《条流明经进士诏》指斥“进士不习史传,只读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sup>③</sup>。流风所及,敦煌这样偏远的边陲地带的士子,也受到时代风尚的熏染,BD14491+BD14650写卷反映的正是初唐对策崇尚文辞、士子习于揣摩旧策的时代特色。

这些策问范文与学生试策均产生于唐代前期,反映出当时西部边陲的沙州、西州等地,学生与士子们揣摩、练习对策,准备进士、明经科举考试的情形。学校的设置、发展与科举有着紧密的联系。武德七年(624),唐高祖下《置学官备释奠礼诏》,命“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sup>④</sup>。此后,不仅州县遍设学校,乡学、里学、村学的建立也较为普遍<sup>⑤</sup>,私学也非常兴盛。唐灭高昌以后,唐代的地方教育制度也迅速在西州得到推行,官学运转良好,即使在中原官学中衰的武周时期依然得以维持不辍<sup>⑥</sup>。同时,私学也有所发展,且同内地相似,与寺院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sup>⑦</sup>。阿斯塔那《唐写〈论语郑氏注〉对策残卷》、普林斯顿大学藏经义策残卷、S.6082《诗经》对策残卷,就其残存文字虽难以判断其到底是出自官学还是私学,但它们无疑能表明,西州一带也同内地一样,建立有以准备科举考试为直接目的的学校。这不仅是唐政府在西州的统治坚实有力的表现,也是儒家文化与儒学传统在西州得以确立的明证。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与文化史研究方面,这些应是值得注意的材料。

本文曾提交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人民大学国学院共同举办的“敦煌西域文献读书班”讨论,与会专家对本文提出了非常有益的指教,谨此致谢。

作者工作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①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第123-126页。

②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4-145页。

③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六,中华书局,2008年,第549页。

④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五,第537页。

⑤万军杰:《试析唐代的乡里村学》,《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第29-35页。

⑥姚崇新:《唐代西州的官学》,《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62-68页。

⑦姚崇新:《唐代西州的私学与教材》,第1-5页。